



# 上坟

□ 王鼎

今年清明可是奇了怪了,槐树村主任马有才两天之内给他老爹上了两次坟。马主任对躺在地下的他老爹是又气又敬。他妈的,都怨当初搞坟的独眼白大宝,说什么这块地好,老人躺在地下有知,可以保佑子孙后代。可如今什么都瞒不过去了!

晋北这地方,把给人选坟地看风水,叫做搞坟。家家老人去世,为了选好坟地,将来对后代好,都要请风水先生来搞坟。白大宝的爷爷白老仙当年看风水是有名的。村里人都知道,要不是当年他爷爷给村里县太爷搞坟出奇的准,他白大宝凭什么现今还吃这碗饭?!据说,当年县太爷刘玄能,当时他还不是县太爷的时候老爹不在了,让白老仙给选坟地,白老仙穿着一件冒着羊膻气的老羊皮袄,在地里走来走去看了又看,随手把羊皮袄往草地上一丢,向前小跑几步,指着脚下的土地说,就是这了,风水奇好,后代要出贵人。谁知这刘玄能虽不会看风水,但也是读过这方面典籍的,多少懂得一些。他不理会白老仙那一套,硬是看准了白老仙丢羊皮袄的地方,让人从这里给老爹挖墓坑。要知道,看风水的有个忌讳,即使就是知道哪个地方是宝穴也不能准确告诉他人的。否则,自己及后代就要遭殃。这下白老仙急了,又是给刘玄能磕头又是作揖,央求不要把坟地选在这里。原话是这样的:“你家日后能出个县太爷,我的子孙非瞎即聋。这地方不能行的,行行好吧?”刘玄能哪里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,硬是把老爹埋在这里。翌年,他就当上县太爷。几十年后,白老仙的孙子,本来身体好好的,硬是患了天花,瞎了一只眼,保住一条命。这下,村里几代人都服气了。

马有才老爹不在的时候,请白大宝搞坟。白大宝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啥名堂。一只眼的他,没学下啥东西,只是长了一身的心眼。就说,“这块地头枕翠屏山,脚踏浑水河,是寿山福水。尽管既没有龙气也没有虎气,但有的是福气。就埋在这吧。”马有才不解,摸着肉脑袋问,“什么福气?”白大宝眨眨一暗一亮的眼睛说,“老人给你置了这么大的家业,是不是福气?就是如今躺在地下,地上的事也是知道的。”

“当真清楚?”

“好我的马哥啊,你还不相信我?我可是冒着对后代不好的风险跟你说咧!你干甚马老爷都知道,他真会随时保佑你。这还不是福气?!”

马有才心想,要不是老爹置下这么好的家业,自己哪有钱给村里人送去拉选票?哪里能当上村主任。白大宝说的有道理。当下,就给老爹选定了坟地。

转眼要过清明,该给老爹上坟了。老婆张改萍仗着老公是村主任,上街从纸扎铺白拿了一大堆金箔做



# 古俾光風

文学副刊

第 14 期

绛县作协 主办

(刊头题字为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张明旺书记)

的元宝、纸钱,交给马有才上午去上坟。

马有才拎着贡品走出村口,不经意间看见李翠翠。李翠翠是村里的妇联主任,前几年因为丈夫给生产队拉石头不幸翻车压坏了下半身,整得她很不受活,没两年就办了离婚。自从马有才当上村主任,自然而然,就成了她的相好。

看着丰乳肥臀的李翠翠,马主任真是心猿意马。很快跟着来到李翠翠家。真是金风玉露,人间无数。

快活后,已过晌午。马主任把纸钱、贡品丢到李翠翠家,急忙回到家里。

张改萍看到丈夫回来,鞋上不见一丁点尘土,身上也没有烟火味,倒是有一丝陌生的雪花膏味道。心里就起了嘀咕,只是不动声色。

第二天一早,张改萍就煞有介事地告诉马主任说,夜个咱爹给我托梦了。说是你把他的钱给了别人,自己受活了。唉,也不知道,这是啥意思?!

马主任心里一惊,一股凉气冒到后脊背。心想,真是许仙娶了个白蛇精——日怪

了!爹在地下看来真是啥都知道。但仍装着无事,笑笑,说道:尽能瞎球做梦。

上午,马有才急忙带着新要来的纸钱、贡品,诚惶诚恐来到他老爹的坟前,一边烧纸一边哭着央求到:

“爹呀,儿能缺您的钱么?你啥都知道,有啥跟儿说。跟改萍说,不是要儿的命哩么?!我跟李翠翠好,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。你在世时,跟赵寡妇好,俺不是也没让娘知道?”……

马有才的哭诉,被躲在不远处的张改萍听了个一清二楚。

第二天,张改萍说起昨晚爹托的梦。跟马主任在坟前哭诉的别无二致。张改萍仍装傻道:“真是奇怪!爹还说,你拿赵寡妇羞辱爹,你个不孝的家伙!”

马主任佯怒:胡球咧咧!心里却叫苦连天——爹呀爹,你就饶了我吧!哎,我日你妈的白大宝,你两只眼咋没全瞎掉!你狗日搞的是啥坟?!

没办法,马有才只得再来给爹上坟,继续哄他爹……

小  
说

父亲缓身起步到书柜旁,拉开抽屉,小心翼翼的低头翻看,手一直微颤着,拿出一个本子来递给我。

这是一本用过的旧备课本。约五公分厚,封面泛黄,中间厚四边薄,四角已磨损不全。这是一本家信剪贴本。看得出父亲尽管完好保存,但搁置久远,里面有的已经墨迹斑驳,字体模糊得变形了。

这是1996年我在太原上学时写的家信。当时村子里还没有通电话,信成了我与家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讯方式。在外求学的四年,刚到学校那阵子,因思家心切,我几乎每周一封,内容无外乎汇报一人在外吃喝拉撒不容易,也撒撒娇,诉说想家的苦闷,顺便向家里额外讨点生活补贴费。记忆中,我是不懂父亲的,至少他不及母亲那么疼爱我们。父亲是位教师,他只管从三尺讲台上掰出生活费,我们全家只管负责花光它。父亲从来不回信,倒是为难了小学毕业的母亲,时常边查字典,拼音夹带汉字给我写上只言片语。有次在信封上歪歪斜斜写上米食学校,竟然也顺利抵达我所在的粮食学校。父亲寡言,不会对子女们嘘寒问暖,细声慢语的叮咛,有时对孩子们的疼爱仅仅揉碎在他的打骂声里。当然我们对父亲也是保持距离的,感情上也是有些淡漠的。小时候,有次我玩耍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头,当时血流如注,母亲赶紧寻找东西替我包扎,这时我的父亲竟然火冒急燥地骂着我,同时我的屁股上竟然也被他不轻不重的挨了一脚。我狠

狠地回头剜了父亲一眼,我甚至都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。

翻开这些书信来,我稚嫩的笔迹和傻里傻气的语气,竟然是父亲20年来珍藏的陈年“宝贝”。那段尘封已久的青涩记忆,已被父亲按年月日的先后顺序精心编排后,清晰记录着我成长的足迹,多年来父亲如获珍宝,替我悉心收藏。

“喜欢写东西,平时就要注意多积累。”“你的这些东西我都替你收藏着,现还给你,可有地方用呢。”父亲炫耀中略带一丝羞涩。

我抬起头,父亲又慢慢回到那把老式椅子上。那是一把用塑料条编制的椅子。两侧的扶手被油渍浸染得变了颜色,坐垫中间断裂了几根条子,下榻部分用小被褥方方正正填充好,但身材瘦弱的父亲佝偻驼背坐上去总有下坠的意识。

已是初春,父亲仍裹着厚重的大棉袄。双手卷缩在宽大的袖子里,瘦弱的身子越发显得矮小了。那是一张沟壑交错的脸,一双浑浊无光的眼,一头寥寥可数的白发。我扭过头向屋外望去,菜地里枯草中小嫩芽虽已露出端倪,但偌大的院落还是感到有些空寥。自打母亲去世后,父亲不愿拖累儿女,10多年来独自一人守护着这座老院。我顺势低下头,那本剪贴本已变得模糊了。迷蒙的泪

眼中,我仿佛看到了,小时候父亲骑着“二八式”的红旗牌自行车,前车梁上驮着我,故意歪歪扭扭着车把,吓得我大叫,他却大声唱着自编的儿歌:“狗盼,打烂,没冠”(盼是父亲给我起的小名)。快乐感染路边的小草都微微摇摆,引得我们父女俩哈哈大笑。

父亲从何时何由开始变得沉默了?是因繁重的课业工作量,繁琐的家务事,还是老实不善交际的秉性给父亲的性格带来灾难性改变?总之,父亲变得少言了,也很少与我们沟通交流了。

“你真得像个老人了。”我小心掖了下父亲的衣角,哀哀地说。

“今年一下子觉得老了许多,腿脚沉得不想动弹,身子骨也大不如前了。”父亲的神色有些黯然。

“不知哪天就不在了。”父亲无来由地又补充了一句。

去年的父亲还健步如飞,骑自行车一口气就是10里地来看我呢。昨天那个还在果园里帮弟弟修枝捡叶的父亲,在院里栽葡萄树,摘核桃的不服老的父亲,如今第一次让我有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。

是啊,父亲已是76岁的老人了。时间都去哪儿了!我何时长大,父亲又是从何时开始变老!

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。毕业那年逃避了

# 隐形的父爱

□ 李淑芳

父亲为我打理的安稳工作,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意见。我的决定让他大为恼火,父亲高高抡起的巴掌,终究没有落到我的身上,却随着深深的叹息,重重地落在桌子上。青春叛逆的我赌气一个多月不搭理他,更是悔恨自己怎能会有一个如此让人窝气不担事的父亲呢。

我自诩着经历就是财富,年轻就是资本,不知天高地厚在世间独自闯荡,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承受痛苦的能力,每每生活中遭遇不测就让我活到不堪,除了自己要付出更多努力再寻一条路重新来过外,也让家里人跟着受累。多年来,我在不同岗位上从事文秘写作,枯燥无味还耗时费力,父亲多年来也一直有征订人民日报、小小说、散文选刊等杂志习惯,时不时搜集到好文章,好段落供我阅读作调剂。人民日报的每份副刊一直都被父亲作为首选搜集到一起,用细铁丝打眼装订好,一年一本源源不断输送到我的手里,如今那一本本装订集已足足有两尺多的厚重了。在我的坎坷人生中,不多言语的父亲尽其所能伸出相助的援手,给了我宽容和温暖,使年少轻狂叛逆的我已经学会在风雨中成长,再艰难也学会了坚强的扛。

父爱被隐形在岁月的褶皱里,我有时读不懂,但我越来越能深刻的体会到。

趁父亲还健在,赶快回家尽孝去!

散文

